

史學叢書

漢書注校補

第 四 冊

史記卷之六

史記卷之六

拜為光祿大夫

蘇武使匈奴還時僅拜為中郎或不久即遷光祿大夫也

惠事元帝三歲薨

壽昌案惠隨武在匈奴十九年歸四十五歲而卒計隨武出

使時惠年一十三卒時亦當八十餘歲

初置校尉屯田案

張壽李廣利屯田事本傳未載於此補出據此則屯田事似

自塞與廣利創之鄭吉繼之充國尚在後

古於是中西域而立其府

後遂構都府

壽昌案鄭吉以功封而德不應如張功之過為繆也疑此經

即繆字禮大傳序以照繆注繆者公羊傳隱二年外平

繆公釋文左傳作穆公史記繆世家太公召公乃繆小注徐

廣曰古書繆字多作繆車賢傳秦繆以繆即秦穆公也

臣幸得建疆漢之節

不稱大漢而稱疆漢外域以疆為大也

不宜敢桀

案周禮秋官注古人稱桀者其凶暴若桀也論語曰賊人

多般曰桀此言不敢肆凶暴也

求谷吉等死

本書以尸為死廣川王傳即取他死人與都死付其母謝死

者尸也與此同

非凡所見事必不從

壽昌案凡常也此言發屯田吏士歐烏孫從兵以伐鄯支非

常所見其事必不從不如常制行之也顏注支晦

而唐居副王抱閼將數十騎

副王當是其王之副若匈奴中左右賢王也

而至今無名王夫人

案匈奴稱貴臣為大人

傳戰大內註

傳戰大內疑是傳呼出戰並大內諸人一齊助戰若締境而

出也此時城未破何由入內而且戰且行也觀下走人大內

益可知顏註誤

天氣精明

精即晴也亦作醒說文無晴字

漢元曰來

漢元曰自漢建元也武帝始伐匈奴建元始武帝故以為言

有詔即詔下獄使人報湯湯為訟罪得踰冬月

即訊謂即時定獄也漢律雖無可訟無議獄而有司就所

居攷問之理臣因問即訊之詔而恐故屬湯為訟罪得以論

冬月而緩死也

呂所犯劇易為罪

劇事之最要者易事之謂下者欲以此為罪之輕重也

立小昆彌兄末振將

通鑑攷異曰烏孫傳以末振將為安日弟此傳作兄誤壽昌案此下云小昆彌烏犂摩者末振將兄子也烏犂摩為安日之子則此兄字乃轉寫之譌非傳誤也烏犂摩烏孫傳作安犂摩

末振將殺大昆彌會病死漢恨誅不加

壽昌案西域傳末振將為大昆彌候難栖所殺非病死又云漢恨不自責誅亦非恨誅不加

孫建用威重顯

壽昌案西域傳下云兩昆彌皆弱卑爰寔侵陵都護孫建襲殺之建之功僅此一見後事詳王莽傳又云郭舜以康平著案詳事見西域傳卷上

漢書注校補卷四十三

宿松羅忠濟初校
北平史悠成覆校
番禺陶福祥再覆校

漢書注校補卷四十四

長沙周壽昌撰

雋疏于薛平彭傳第四十一

治春秋

當是治春秋公羊家

不疑據地

壽昌案據地當是以手下據古人席地而坐也不疑因進武辭故先據地以示敬東方朔傳酒酣據地皆非苦今據坐而

下據地也

不疑發覺收捕

因餅侯先事告知故得發覺也

父子并為帥傳

漢時從父從子稱父子無後世伯叔姪之稱傳中父子凡三見

今日飲食廢且盡

史記平準書索隱引劉氏曰廢出賣也此言所餘金賣已將盡也

宜從丈人所

顏注丈人莊嚴之稱也壽昌案易師貞丈人吉注嚴莊之稱也即師古說所本

久象丁壯

女亦歸丁口算故云少婦為丁壯

學士咸聲焉

壽昌案呂覽通理臣聞其聲注聲名也淮南脩務聲施千里注同禮記表記先王諡以尊名注名者謂聲譽也是聲與名互訓也或有易聲爲稱者似轉淺王溫舒傳廣平聲爲道不拾遺卽此聲字

自聖人推類曰記

推類曰記皆緯書所言此已開東漢信緯之漸

臣自刎曰汚車輪陛下不得入廟矣

顏注言不以理終不得立廟也一曰以見死傷犯於齋絮不得入廟祠也劉攽曰一說是也時帝欲入廟壽昌案後書祭畢傳清廟祭祀以蕃國疎喪宮內產生及吏卒小汚屢生忌故續禮儀志齋日有汚染解齋知漢律血汚卽不得入廟祠也顏注未能切引

縣其安車傳子孫

顏注致仕縣車蓋亦古法引韋孟詩語爲證壽昌案禮記曲禮正義引白虎通云臣年七十縣車致仕縣車示不用也本書申公傳安車以蒲裏輪是漢制然也公羊桓五年傳仍叔之子來聘注禮七十縣輿致仕云說文謂之縣輿舊說云日子云日入於悲泉爰止其女爰息其馬謂之縣輿舊說云日在懸輿一日之懸人年七十亦一世之暮而致其政事於君故曰縣輿致仕也此縣車別一義非事實也

自明經爲博士

當治尙書學於太子

上使使者召欲封當

壽昌案漢相以關內侯終未受爵已者惟平常一人

子晏曰明經歷位大司徒封防鄉侯

壽昌案晏爲大司徒已在平帝末年莽始建國元年晏以大司徒就德侯已不用漢之防鄉封矣爲莽太傅封就新公後莽分陝爲二伯以晏爲左伯莽天鳳七年三月晏從吏過桐掖門僕射苛問不遵戎曹士收繫僕射莽大怒使執法發車騎數百圍太傅府捕士卽時死地皇元年七月晏死

漢興唯韋平父子至宰相

周勃與子亞夫亦父子宰相殆以亞夫不得令終也案平晏後降莽封公不終爲漢相何能與韋并列亦大不如條侯之世也班不以次韋傳後甚明獨此一語殊未審齊召南云此但言由布衣以文學升庸者耳此或是一義

呂王國人出爲太原太守

注李奇曰初漢制王國人不得在京師茅坤曰漢初王國人不得補朝官已是中改必由昌邑王與宣帝以民間起家卽帝位故時從龍者並得躋起高位故爲改制如此壽昌案從龍起至高位者不始於昌邑宣帝先時文帝脩代來之功中尉宋昌擢爲衛將軍封壯武侯此外張武等六人官皆至九卿也特改制由此尙如茅說耳又案李 不得在京師在字疑當作仕

遷御史大夫轉爲大司空

壽昌案成帝紀綬和元年夏四月罷御史大夫爲大司空封
爲列侯哀帝紀建平二年罷大司空復御史大夫元壽二年
正三公官分職御史大夫彭宣爲大司空百官表云元壽二
年復爲大司空是大司空卽御史大夫更名此云轉爲大司
空似誤

王叔兩筆鮑傳第四十一

依老子嚴周之托

此作綴周而藝文志仍作莊子恐稱嚴子則人不識也

舉茲曰旃不亦寶乎

顏注自此以上皆揚雄之言也壽昌案出法言闕明篇

詩云匪風發兮匪車揭兮顧瞻周道中心惓惓兮又曰是非古之風也發發者是非古之車也揭揭者蓋傷之也又昔召公述職至甘棠之詩是也

揭毛詩作揭翹毛詩作恒此韓詩說也義與毛傳同韓詩外

傳云傳曰國無道則亂風厲疾暴雨折木陰陽錯氣夏寒冬

溫春熟秋榮日月無光屋辰錯行民多疾病國多不祥羣生

不壽而五穀不登當成周之時陰陽調寒暑平羣生遂萬物

寧故曰其風治其樂連其驅馬舒其民依依其行遲遲其意

好好詩曰匪風發兮云云其以周道當盛周時亦同毛義古

林傳韓詩外傳云昔者周道之盛召伯在朝有

司請召以召召仁月能以君一身而勞百姓此非吾先君

文王之志也於是出而就蒸庶於阡陌隴畝之間而聽訟焉

召伯暴處遠野廬於樹下百姓大悅耕桑者倍力以勸於是

歲大稔民給家足其後在位者驕奢不恤元元稅斂繁數百

姓困乏耕桑失時於是詩人見召伯之所休樹美而歌之云

曰蔽芾甘棠云云此之謂也又攷說苑引蔽芾甘棠傳曰舍

于甘棠之下而聽斷焉與此同劉向習魯詩殆兩家詩說相

同也

是以百里不同風千里不同俗

後世恆言本此

躋之仁壽之域

仁壽之域胡三省曰此以仁壽並言仁者不鄙詐壽者不夭

折也顏注非是壽昌案胡說亦拘徐幹中論卷下天壽篇云

壽有三有王澤之壽有聲聞之壽有行仁之壽詩云其德不

夾壽考不忘此弊闕之壽也孔子曰仁者壽此行之壽也

書曰五福一日壽此王澤之壽也仁壽之域當兼此二說

人言辭揚不用三公九卿之世而舉皋陶伊尹

壽昌秦舉陶爲顓頊之後爲八愷之一
一本世族也與伊尹姓

于莘野不同此特本論語選于翟兩語故爲此說也

徐任子之令

哀帝卽位除任子令距王吉時已更四帝矣

能爲騶氏春秋

鄒氏藝文志作鄒春秋家有鄒氏傳十一卷志云鄒氏無傳

吉之與又從何受耶

好梁邱賀說易合于岐受焉

駿不及梁邱賀時實受易學於賀之子臨

奏免丞相匡衡

壽昌案衡為光祿勳舉駿有專對材是衛國王駿舉主也

曰父任為郎

吉始欲除任子之令議未得行其孫崇遂以父任為郎卒為

名臣

為傳婢所毒夢國除

以為傳婢毒豎不能正其終故除其國也

皆好車馬衣服其自奉養極為鮮明而亡金銀錦繡之物及遷

徙去處所載不過囊衣不蓄積餘財去位家居亦布衣疏食天

下服其廉而怪其奢

壽昌案前既亡金銀錦繡又所載不過囊衣何從見其鮮明

後家居布衣疏食復何從怪其奢數語殊矛盾

故俗傳王陽能作黃金

王陽作黃金之說俗傳如此班史載之傳末應劭以為陋而

譏之

遷禹為光祿大夫

此孝元初元五年事是歲十二月禹卒時以光祿大夫月餘

遷長信少府旋遷御史大夫數月而卒適八十一歲

至拜為諫大夫秩八百石奉錢月九千二百

六百石表諫大夫秩八百石此脫比字故壽昌及後

百官例無八百石比八百石兩等時僅有諫大夫一官

及左右庶長爵是八百石至成帝時除八百石就六百石

奉錢無可收賴此猶存其數若以十斛抵千錢則校千石

多二斛蓋千石奉月九十斛也

又拜為光祿大夫秩二千石奉錢月萬二千

壽昌案百官表光祿大夫秩比二千石此亦脫比字攷二千

石奉月百二十斛若以十斛抵一千恰如其數而續志云凡

諸受奉皆半錢半穀則未知何算也

民產子三歲則出口錢

壽昌案此為武帝第一虐民儆政幸貢公此疏自此始令民

產子七歲乃出口錢計當是元帝初元三年事

又言諸離宮及長樂宮衛可減其繇役

壽昌攷元帝本紀初元三年六月詔罷甘泉建章宮衛令就

農百官各省費是三年已減宮衛其長樂衛屬太后自不能

省也攷百官表初元五年六月少府貢禹為御史大夫十二

月卒與紀傳俱合是宮衛罷已三年傳乃云禹為御史大夫

有此奏疑有誤當是禹為諫大夫時

陛下過意微臣

案過猶過不及之過意猶念也言過蒙垂念也類注曰過猶

誤也非

凡有一子年十二

是禹七十歲所生

微孔子之言亡所折中

顏注折斷也非孔子之言則無以為中也音竹仲反壽昌案
顏音訓俱失攷史記孔子世家贊言六藝者折中於夫子索
隱注引離騷曰明五帝以折中王叔師曰折中正也是訓中
為正無音注知當讀本音折中一作折衷衷中心也即中字
皆楚人也

楚國彭城人

二人相友

兩翼同里而非一族故但稱相友

有詔為駕

詔有為備車馬不乘私車下有云行道舍傳舍皆是若今

之地

初琅邪漢亦曰清行微用至京兆尹後為大中大夫

孝成後和二年郎漢字游君以光祿大夫遷京兆尹數月病

為中大夫見百官表

漢兄子曼容

郎曼容名丹受易學於魯伯

曰魯詩教授

承其師辭廣德魯詩之傳又舍初仕楚王楚固世傳魯詩也

更者要說

壽昌案猶挾也即要君要盟之要也使者挾券之威勢也

說之也

龔生竟天大年

七十九死而謂之天悲其不能隱去致不令終也

行部乘傳去法駕駕一馬舍宿鄉亭為眾所非

壽昌案如鮑宣所行即後世所謂輕騎減從也既為眾所非復

以丞相司直郭欽奏劾坐免攷景帝紀中五年五月特詔車

駕衣服宜稱令長吏二千石車朱兩轡千石至六百石朱左

轡不如法令者皆上丞相御史請之續禮儀志云郡國守相

皆勸民始耕如儀諸行出入皆鳴鐘皆作樂韓延壽傳在東

郡時武騎士治飾兵車畫龍虎朱轡駕四馬轡總建轡榮植

羽葆鼓車歌車功曹引車皆駕四馬載樂戟五騎為伍分左

右部軍假司馬千人持幢扇歌者望車楚歌騎吏載夾

陛列立騎士從者帶弓鞬羅後雖延壽以上僭被劾亦可見

漢時太守行部威儀之赫奕矣張敞傳云敞無威儀時罷朝

會使御史驅自以便面掛馬終以此不得大位宣領豫州牧

位甚尊而行部簡略故郭欽以違制劾奏後書謝夷吾為鉅

鹿太守後以行春乘柴車從兩吏冀州刺史上其儀序失中

有損國令左轉下邳令益其制至後漢猶然也

使奴從賓客漿酒霍肉

案霍即雁文選注肉羹也顏注為豆葉貧人茹之也非是宣

効董賢貪縱何得引貧者之食耶

白虹野日

軒即干也正韻音干蟲侵物類篇犯也

復壞暴室

案暴室一作薄室屬少府此直毀壞官舍也

中丞侍御史至司隸官

書昌黎至司隸官是官舍也禮王藻在官不俟驛注朝廷治事處曰官又禮在官言官在府言府在庫言庫在朝言朝府庫朝皆有其地官與之對舉知官亦以其所處言也左傳贈置餽室杜注側室支子之官也官即官舍王先謙曰至司隸官止言官不言官舍猶之下吏止言吏不言吏獄也

沛郡唐林子高唐尊伯高

唐林簡事許商商號其弟子為四科林為德行而唐尊名不見儒林傳殆以其被虛偽名事王莽也莽傳中書其字子虞與此作伯高異

始論廖郭欽哀帝時為丞相司直平帝時遷南郡太守杜陵蔣詡元卿為兗州刺史王莽居攝欽謂皆以病免官歸鄉里臥不出戶卒於家

詩曰案欽即前劾鮑宣者也水經渭水注云汧水又東南逕隄渡縣故城南昔郭欽恥王莽之微而遜跡於斯此郭欽疑即郭欽欽與欽字近而譌也若王莽傳戊己校尉郭欽又別一人北堂書鈔引三輔決錄云王邑為從弟奇求蔣詡女盛服送之詡女辭不取但衣青布曰受父命不敢違邑乃歎曰所以與賢者婚欲為此也三國魏志荀彧傳裴松之注云昔

蔣詡如于王氏無損清高之操正指此事王邑在莽時為太司空

事賢傳第四十三

國有韋韋

後漢地理志東郡白馬有韋鄉注杜預曰縣東南有韋城古豕韋氏之國唐書宰相世系表韋氏世系原委即以詩為本齊氏召南謂春秋戰國數百年中詩書並無有國名豕韋者韋孟謂歷世會同豈可信哉書昌黎案張湯傳馮商謂湯為霸爰後班以太史公未載闕焉湯去禹侯未久而世系已不可信況韋氏之歷夏殷周至秦漢數千百年哉

至於有周歷世會同王叔聽說實絕我邦

案左傳范宣子曰句之祖在商為豕韋氏在周為唐杜氏杜預注曰豕韋國於東郡白馬縣殷末國為唐周成王滅之據此何能至紂王時豕韋尚存即存范宣子何以不列之也韋孟自敘其祖而疎外至此應劭注又實其妄皆不可解入秦邦為高祖諱而數詩中我邦邦事外邦他邦屢見不一見雖臨文不諱不應全不避忌如此本書蓋諸等列傳贊國之司直邦作國王嘉傳亡敖佚欲有國即尚書毋教逸欲有邦此兩處皆避高祖諱他處更不勝記檢漢人碑刻於高帝諱有避有不避者似隨筆無一定如洪氏錄辨所述石經論語邦君為兩君之好何必去父母之邦尚書安定厥邦皆書邦作國而樊榘碑命守斯邦劉臻碑來臻我邦之類皆不諱今攷

韋詩及各傳亦如是豈讀經皆諱而臨文竟可不諱耶

悠悠嫗秦

稱秦爲嫗秦亦僅見韋元成傳稱亂秦

通春南顧授漢于京

壽昌案曰南顧者以高帝爲沛公始都南鄭也

既者且顧

陋與朝叶猶詩清人在軸聊介陶陶軸陶爲韻子之茂兮遭

我乎概之道兮茂道爲韻也下言與朝叶同此

百詩教授號稱鄒魯大儒

壽昌案曰韋孟爲楚王傳作詩諷王至賢五世皆習魯詩迨

元孫實猶以明詩稱儒林傳稱詩有韋氏學然未聞有書也

攻漢執金吾丞武榮碑有云治魯詩經韋君章句則似魯詩

有君君章句矣榮去韋時未遠碑語當不安或謂魯詩亡於

西晉耳此章句亦亡之然七略藝文志均未錄何也

遷大河郡附

壽昌案大河郡本濟東王國武帝元鼎元年國除爲郡名大

河凡六十五年至宣帝甘露二年爲東平國故本書地志無

大河名也大河改爲東平正元成由太常免侯廢居之時

委國謙不去官

顏注云謂若欲代父爲侯故避嫌不肯也疑唐時本懷謙作

懷謙元成詩有云惟我俊兄是讓是形則作謙爲是

五世曠僚

曠同曠賈誼新書天下曠曠一人有之注曠曠空廓貌一云
空曠也本書李夫人傳託沈陰以曠久兮師古注曠與曠同
婿彼車服馳此附庸

魏相傳子宏甘露中有罪削爵爲關內侯師古曰宏坐騎至

宗廟下大不敬也與元成此事相類而元成詩乃以婿彼車

服馳此附庸爲言似其削爵爲關內侯因不駕駟馬車而騎

非因騎至廟下也觀鮑宣傳行部去法駕三馬爲眾所非爲

司直郭欽劾免則詩語爲信

于其尤

尤與辭叶猶魯林蔡侯雨裘久若流離夢與離叶左傳爲雷

爲火爲羸敗姬不利行師敗于宗邱姬與邱一韻本書趙王

歌爲王儼死兮誰者憐之呂氏絕理兮託天報仇之與仇一

韻九章呂望屠于朝歌兮甯戚歌而飯牛不逢湯武與桓穆

兮世孰云而知之牛與之一韻也

貶黜十年之間

據百官表成之元成以太常免官在五鳳三年至永光二年

爲丞相當十五年此云十年之間約辭也

初高祖時令諸侯王都皆立太上皇廟

壽昌案漢宗廟制度祭享儀節郊祀志不詳詳於此傳

令疏遠卑賤共承祭祀

顏注共讀曰恭壽昌案顏說非也此共字當讀如本音不得
如他處作恭玩文義自明

祭義曰王者禘其祖曰曰其祖廟之而立四廟

壽昌案本禮記喪服小記語此引作祭義或元成等當日別引古禮篇名也禮記集說劉氏牧曰而立四廟云天子立四廟非此一句上有脫簡耳當日諸侯及其太祖而立四廟吳氏澄曰而立四廟四字無所系屬義不可通劉謂此句上有缺文當日諸侯及其太祖而立四廟案大傳以其祖配之下有此六字劉氏所謂有缺文者是也今從其說而以大傳篇之文補之秦意田曰元成他無所據而引此闕文為據一誤指立四廟為王者之禮雖有配天之祖亦不得立廟則天子止得四廟比諸侯反殺其一二誤禮莫大於配天既祭天以祖配矣而乃不為祖立廟豈宗廟之禮反隆於配天之禮而乃靳之耶三誤配天以功德不限定五世之祖而曰不為立廟親盡也四誤小記之文本言禘祭太祖所自出而以太祖配之如商禘嘗而契配周禘嘗而稷配與祭天配天何與而乃以禘為祭天以配為配天五誤是惟劉歆之論足以正羣之失矣壽昌竊謂而立四廟照鄭注亦自可解古禮傳自高堂生五傳至戴聖始傳禮記正當元成時必不致有脫誤而反引之也或此篇含意未申大傳篇補申其說後至劉歆推闡愈密而皆從元成發之似不得謂之誤也

周之所曰七廟者

古文尚書咸有一德篇云嗚呼七世之廟可以觀德孔疏曰天子七廟是常事禮器家語荀卿書殺梁傳皆曰天子立七

廟以為天子常法不辨其廟之名漢書元成傳云云良由不見古文故為此謬說王鳴盛尚書後辨云呂覽卷十三論大覽引尚書云五世之廟可以觀怪作偽者取其文而加以改竄不知七廟始于周夏商以前未有也王制云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鄭云此周制鄭據禮緯稽命徵及鉤命決云唐虞五廟親廟四與始祖五禹四廟至于孫五殷五廟至于孫六周六廟至于孫七故七廟獨周制為然

嗣曾孫皇帝

壽昌案元帝禘高祖文武帝廟也此曾孫不以世次言蓋武成云惟有道曾孫周王發詩信南山曾孫田之注曾孫主祭者之稱曾重也自曾祖以至無窮皆得稱之也又檢續志補注引漢儀云桓帝祠恭懷皇后祝文孝曾孫皇帝志曜辭云于爾孝孫曾孫皇帝蓋仿此

故定著令

壽昌案漢制有令甲令乙之類蓋上特定著令則在律令之外如高祖制詔御史長沙王忠其定著令是也此則高后所定猶今之欽定專條也

春秋左氏傳曰

壽昌案西漢上議內引左氏傳始見此

故於殷太甲為太宗太戊曰中宗武丁曰高宗周公為毋逸之戒舉殷三宗以勸成王

周世樟曰從來稱殷有三宗而不數成湯於理未安然國語

及祭法皆言祖契而宗湯則湯固殷宗不獨三也據商頌則湯實稱祖故賀循云殷有二祖三宗然則殷之特廟蓋有四矣壽昌案太宗稱太甲高宗稱武丁則湯稱宗亦無可立名自應照商頌稱烈祖爲當故賀循亦不能易三宗之說也勿翬勿伐

壽昌詩經作廟壽昌案釋文引韓詩剪作剗蔡邕劉瓛南碑敬祐甘棠召伯聽訟周人勿剗我楨其楨亦作剗作翬者僅此一見

故春秋外傳曰

引左氏國語見前嚴助傳此再見

考觀諸儒之議劉歆博而篤矣

壽昌案續志注蔡邕表志曰宗廟迭毀議奏國家大議班固錄漢書乃置韋賢傳末臣以問胡廣廣以爲實宜在郊祀志去中鬼神仙道之語取賢傳宗廟事實其中既合孝明旨又使祀事以類相從劉昭曰至如孝武皇帝淫祀妄祭舉天下而從焉疲耗蒼生費散國畜後王深戒來世宜懲志之所取於焉斯允不先案廟誠如廣論悉去仙道未易或罔也自是歷代諸儒論宗廟之制多以歆說爲然朱子尤取其說何焯曰孝武幾亂天下豈得復居不祧之列夏侯長公始議廟樂者越矣建昭詔書乃病困不擇音也又曰歆議廟制可謂深博武帝稱宗則非篤論固當分別觀之也壽昌謂後儒論古議武帝者居多若漢世方追頌功德之不暇不獨元帝不敢

毀議卽後漢諸帝亦何忍言其非至肅元成劉歆等分屬臣子更不敢追奪其世宗之稱也卽後漢胡廣亦祇言宜載入郊祀志去其中鬼神仙道之語而已未別加訾詆謂其不宜宗也安得謂歆之非篤論乎

漢書注校補卷四十四

宿松羅忠濟初校

北平史悠咸覆校

番禺陶福祥再覆校

魏相丙吉傳第四十四

千秋子爲雒陽武庫令

壽昌案田千秋子順已嗣侯此當是其次子

徵相入爲大司農遷御史大夫

孝宣本始二年徵爲大司農三年遷御史大夫

兄子樂平侯山

顏注山者去病之孫今言兄子此傳誤壽昌案非誤也此蒙

禹而言謂其從兄嬭之嗣子也觀下云兄子秉樞機可知

政繇家宰

當時大將軍稱家宰案論語百官總已以聽於家宰周書惟

周公位家宰古昔總政者卽爲家宰不必如周官家宰之稱

天官也

相遂代爲丞相

地節二年相代韋賢爲丞相

練羣臣

案禮月令節練桀俊本書禮樂志練時日注練選也言簡選

羣臣也

不足致意中

致意中致置也後漢書凡置皆作致

軍旅之後必有凶年

注曰此引老子道德經之言壽昌案老子上經第三十篇大

軍之後必有凶年

大謂老臣章受詔長樂宮曰

章卽義章也

中謂者趙充國舉春李舜舉夏兒湯舉秋貢禹舉冬

壽昌案此必因舉天子所服故各取以名之非其人原名此

也師古謂貢禹別一人其年代固不相及卽趙充亦必非代

周昌爲御史大夫者

子宏嗣甘露中有罪削爵爲關內侯

顏注曰宏坐騎至宗廟下大不敬也壽昌案表作甘露元年

非甘露中表又云騎至司馬門非宗廟下云不敬無大字若

大不敬豈尙能降爲關內侯也

曾孫病幾不全者數焉

宣帝之初名病已卽以此也

豈宜襄顯

壽昌案豈猶其也禮曾子問昔者史佚有子而死下塲也

遠召公謂之曰何必不棺斂於宮中召公言於周八周公曰

豈不可王引之曰豈不可其不可也吳語大王豈辱裁之豈

亦其也豈亦猶幾也史記黥布傳曰人相我當刑而王幾是

乎徐廣曰幾一作豈幾豈冀也

代魏相爲丞相

西曹地忍之

注李奇曰地猶第也師古曰地亦但也語聲之急也壽昌案地之爲第竝無義不遇音同而隨筆書之後人不敢改古書因望文生訓耳外戚傳班婕妤傳蛾而大幸之蛾卽俄亦猶是也漢楊孟文頌碑志重幣符卽惡蟲敝獸而以符爲獸亦但取音同也

瑣科條其人

壽昌案韻會瑣細也仲長統詩古來縵繞委曲如瑣司馬相如傳豈特委瑣握躡拘文牽俗此言瑣者言詳細委曲科條其人之賢否張晏訓瑣爲錄語氣不貫

御史大夫卒遽不能詳知已得譴讓

壽昌案御史大夫是黃霸見百官表

士亡不可容能各有所長

方扶南從能字句能音耐

先是顯爲太僕十餘年

百官表丙顯於甘露四年爲太僕一年爲建章衛尉

眭兩夏侯京翼李傳第四十五

眭兩夏侯京翼李傳

凌稚隆曰六人者皆以明經推陰陽說災異而卒不得所終

故同傳壽昌案六人中惟眭孟京房誅死若兩夏侯京翼奉則

皆壽貴傳子孫李尋亦減死徙邊郡凌氏之言不獨失攷直

妄語也

眭宏字孟魯國蕃人也

顏注曰眭音息隨反今河朔尙有此姓壽昌攷魏書逸士傳眭今趙郡高邑人其祖邁父遂俱有名知顏說爲信也

從嬴公受春秋

春秋公羊家

先師董仲舒有言

眭孟受學於嬴公嬴公受學於董仲舒嬴在昭帝時爲諫大

夫孟爲符節令應得及仲舒時漢儒講家法故嬴公之師孟

亦稱先師也

賜爵關內侯已與謀廢立定策安宗廟益千戶

劉奉世曰關內侯無國云何言益壽昌案漢初封關內侯食

邑者多如申屠嘉傳云孝文元年舉故以二千石從高祖者

悉以爲關內侯食邑二十四人而嘉食邑五百戶嬰敬傳云

迺封敬二千戶爲關內侯號建信侯是名號侯卽關內侯皆

可食邑也既有邑可食何不可益戶之有

上知勝素直謂曰先生通正言

壽昌案勝見時謂上爲君誤相字於前上轉親信此復面稱

先生下太后爲勝死素服五日皆足徵漢時待師傅之重

其取青紫如挽拾地芥耳

顏注青紫卿大夫之服也葉夢得曰漢丞相太尉皆金印紫

綬御史大夫銀印青綬此三府官之極崇者勝云取青紫謂

此也不顏但據當時所見誤以爲卿大夫之服漢卿大夫蓋

未服青紫也。書昌黎百官表前後左右將軍位上卿金印紫綬是與丞相太尉皆稱上卿不必九卿稱卿也。至御史大夫單稱大夫鹽鐵論可證葉之駁頗似乎過泥。

事梁人焦延壽延壽字贛

書昌黎案延壽字贛之字應作名古名字互通字即名也。觀下俱稱贛可知洪适隸釋云漢中黃門譙敏碑云其先故國師譙贛傳道與京君房此碑以焦贛為譙左傳楚師伐陳取焦夷注謂焦令譙縣是焦譙通用也。後書律厯志房受學小黃令焦延壽六十律相生之法即此。

其說長於災變分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

書昌黎案孟康注曰分卦直日之法一爻注一日六十

注亦衍四字

卦為三百六十日餘四卦震離坤坎為方伯監司之官是六

十四卦之四字為衍也。宋祁曰別本作六十四卦是微宋初

本原無四字。殿本從之是也。

二曰唯有道者能已往知來耳

宋祁曰江南本能以性智求耳徐鍇改往知來非是。書昌黎案

以往知來本諸易義自較以性智求三字為切實鍇必從舊

善本改正才謂其非者謬也。

臣恐後之視今猶今之視前也

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王羲之蘭亭序語本此

後上令房上弟子曉知考功課吏事者

上令房上弟子云云言上令房上其弟子名籍也

此也。亦不勝任。據當時所見。誤以為卿大夫之服。漢卿大夫蓋

書昌黎案漢制郡太守秩二千石增秩者中二千石元帝建元二年益三河大郡太守秩魏因大郡也。而其秩八百石者攷黃霸傳霸守京兆尹以乏軍興等罪連貶秩以八百石為潁川太守房為郎本六百石出試為守未即真特為增損其秩如宣帝時之制也。又案成帝時除吏八百石就六百石此在元帝時尚存八百石秩也。

房去月餘竟徵下獄

太平御覽卷五引謝承後漢書曰吳郡周敞師事京房房為石顯所譖繫獄謂敞曰吾死後四十日客星必入天市即吾無辜之驗也。房死後果如言。書昌黎攷五行志元帝初平元年二年俱有客星見此在建昭以後未書客星豈志失載抑房書未可信耶。

辰為常事時為一行

注孟康曰假令甲子日則一日一夜為子時十二時也。且行之行過也。書昌黎案此則時字為今世天文家所云某時之時至秦邇不說傷之呂法。

左傳昭公十八年往者見屬伯魯焉與之語不說。學釋文說音悅此顏音訓所本也。

其時未有甘泉建章及上林中諸離宮館也未央宮又無阿房武靈麒麟鳳凰白虎玉堂金華之殿獨有前殿曲臺漸臺宣室溫室承明耳。

壽昌又案揚雄傳甘泉因秦本台泰而武帝後增通天高光迎風宮外近則洪崖秀皇儲胥陸遠則石闕封禪校尉露寒師得漢時宮殿前後增加略備於此若上林之制度地勢廣狹則前見東方朔傳及司馬相如上林賦

五經六緯

劉攽駁注曰正言星宿何故忽說五經蓋為二十八舍壽昌案劉說是矣然以二十八舍當之亦不確案史記天官書有云故紫宮房心權衡咸池危列宿部星此天之五官坐位也為經不移從此所云五經也又云三能三衡者天廷也注引晉書天文志云三台主開德宣符也所以和陰陽而理萬物也三衡者北斗杓三星為玉衡人君之象號令主也此所云六緯

翼張舒布

張晏注舒布張廣也壽昌案張既訓張舒布亦訓張於文為不辭攷翼二十二星張六星次於翼之前張以明為吉猶得以明大為吉故云舒布不得以張屬翼言謂張非星也聖人承天賢賢易色取法於此

顏注曰賢賢尊上賢人易色輕略於色不貴之也壽昌案論語孔注言以好色之心好賢則善正義云賢賢者謂於人之賢者賢之宋先生翔鳳樓學齋札記賢賢易色明夫婦之倫引詩序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窮窮思賢才語為證王念孫引廣雅釋言云易如也賢賢易色猶言好德如好色也壽昌

謂顏注與李尋所說義相合其訓義為輕略者左傳襄十五年牛易淫樂之瞰注易輕也國語晉語貴貨而易土國策秦策願王之勿易也注同是顏亦本古義也

陰陽得作

壽昌案毛詩傳伯兮築兮築特立也此言陰本伏於陽而陰不能制之故陰得特出而得起也或曰築訓特特與慝同音左傳昭十五年季平子曰惟正月慝未作日有食之五行志劉向說曰慝謂陰父也是築亦可訓陰慝也古字多有以音通者如下之川為穿落脈之為絡脈也

皆川水漂溺

顏注川者水貫穿而通流也壽昌案說文川貫穿通流水也釋名釋水云川穿也穿地而流也爾雅釋水注李巡曰水流而分交錯相穿故曰川也

唯財則神反覆覆恩臣之言

劉攽云衍一覆字壽昌案此言惟裁察留神反覆思之覆案臣言漢人多此等語此覆字不必去

哀帝初立司隸校尉解光

壽昌案百官表司隸校尉武帝初置成帝四年省哀帝綏和二年復置但為司隸此云初立又稱司隸校尉皆不合亦史臣隨筆之誤耳

蓋聞尚書五日考終命言大運資終更紀天元人元考又正理惟庶定元數如甲子也

壽昌案書洪範鄭注曰考終命考成也終性命謂皆生佼好以至老也本書元帝紀初元二年詔黎庶康寧考終厥命王鳴盛後案引荀子成相篇云治之道美不老君子由之佼以好劉向說苑建本篇云尚書五福以富爲始國家以昌熾士女以佼好禮儀以行人心以安并與鄭合此漢經師相傳舊說王氏蓋謂考終命屬貌對惡爲醜陋故云佼好至老也此書與此訓又不同未詳爲誰師之說

田終術

壽昌案翟方進傳方進師星麻於長安令田終術又見王莽傳中

趙尹韓張兩王傳第四十六

平準令

續漢書平準令六百石韋昭釋名辨云主平物價使相依準

主名起居

主名謂其宗族賓客之名姓起居猶動定也顏注泥

又敘吏爲銛箒

銛說文受錢器也古以瓦今以竹集韻下遵切音候玉篇如

坭可受板書箒令密事壽昌案銛箒从缶知是瓦爲之蓋一

器工製如銛而形狀似箒可投書其中令人不得出也師古

復云或銛或箒非是

尤善爲鉤距

鉤之使言距之使不測也本文解釋最明妙無庸各注紛糾

地節三年七月中丞相傳婢有過自殺死

通鑑攷異曰蓋傳婢死事已數年而廣漢追發其事也壽昌攷百官表地節三年六月魏相爲丞相此事在七月則相爲丞相剛一月也又攷本始三年廣漢爲京兆尹六年下獄要斬計廣漢死當地節四年是追發傳婢事僅踰一年不得有數年也

召其夫人跪庭下受辭收奴婢十數人去責以殺婢事

壽昌案後書龐參傳參在順帝時爲太尉其夫人疾前妻子投於井而殺之洛陽令祝良聞之率吏卒入太尉府案實其事乃上參罪遂自災異策免有司以良不先聞奏輒折辱宰相坐繫詔獄旋以良得百姓心洛陽吏人守闕請代其罪者日有數千萬人詔乃原刑廣漢此事與祝良相似而各不同良見原而廣漢卒被重誅者緣龐參縱後妻虐死其前子魏相自以過笞婢出至外始死非夫人妒害且僅一婢也廣漢爲京兆尹自將吏卒突入丞相府召訊夫人使跪庭下其凶悍之氣摧辱大臣已極矣詠死何足惜哉

百姓追思

案廣漢兄子趙貢爲吏亦有能名見薛宣傳

及翁歸爲市吏

漢內史屬官有長安市長齊職儀曰市令周有司壘肆師兩市皆其任也

河東二十八縣分爲兩部